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婆羅岸全傳  
第十二回 獲異藥公子乍試方 破新瓜女兒初進喜

卻說眾客和朱大出了門來，走著說：「買的貨約了日期，兌銀子交貨。」不在話下。這裡蘭姐送了周翠兒一錠銀子，打發他去了。自己也落了五六錠銀子。回到房中見了女兒，因為日間客們贊他的好，分外的珍重他。外邊的人傳了出去，說：「蘭姐有個女兒，叫小英姐兒，年才二八，還沒有梳籠過的。自此又添了多少的客，總要來看這小粉頭。一日來了個公子，跟了兩個篋片，兩個服侍的家人到來。蘭姐帶了女兒，出去接客。閻六兒、莫麗兒，也出來見了客。大家坐下，說了姓。這公子卻不是別人，就是縣裡有名的鄉紳，姓鄒的。那篋片一個姓屈，一個姓龐。蘭姐看了這主顧兒有局面，就另眼看待起來。這公子只和小英兒說些話，並不來理論這兩個粉頭。姓屈的這人，笑著向小英兒道：「今兒你的喜事到了，真是造化，遇見了這位。」英兒聽了紅了臉，低頭不語。蘭姐道：「老爺們看顧他，只是孩子氣哩。」說著，婆子出來，請裡面吃茶。屈龐二人陪了進來。鄒公子走到裡邊，三個粉頭和英兒跟了進來，分上下坐下。卻是絕精的一桌茶碟子，極細的銀針茶，悶送了上來。吃了些茶食，龐爺道：「我們這鄒老爺，今兒來到這裡，是聞英姐的名兒來的。聽得英姐不曾梳籠的，帶了個元寶來，替他取個利市兒。」說著，回頭向那家人道：「可拿過來。」果真的，家人送了個五十兩的大元寶上來。蘭姐見了，也就沒有不依的。笑道：「小女今兒卻還年幼，既是老爺垂盼，須得擇個日子，請老爺來梳籠他便了。」屈爺道：「只要你允了，就是擇個好日子，也不妨礙。」說著，叫婆子拿了皇曆過來，送與鄒公子看。公子接來手裡，揭開一看道：「今兒是十一，這十五倒是個上好的日子。」屈爺道：「正好了，又是個團圓的兆頭。就是十五罷。」當下吃了茶，坐了一會子，排上酒餚。閻六兒和莫麗兒唱了幾套曲子。屈龐二人又叫他兩個吹著，請教鄒公子一支。公子頓開喉嚨，唱了個「翠鳳毛翎」一闌，大家贊了一氣的好。公子叫屈龐二人唱，二人道：「珠玉在前，我們這有腔無板的，那裡跟得上哩。」謙了半晌，只得每人唱了一隻。公子道：「英姐如此妙齡，自是音律好的，為何不當筵獻出技來？」英姐羞顏微露，低了頭兒。蘭姐接口道：「小女從沒見過眾客，今因老爺們到來，方才出面的。孩子家怕丑，所以問著話兒，不曾答應。曲子是學了兩支兒，卻還不曾道地。今兒老爺垂青在他身上，分外不好意思唱了。容日再獻醜罷。還是閻姐姐、莫姐姐接了起來，大家重複再唱他一支。」說著笑了一聲道：「我這話兒真正大膽，罰一杯。」果真自己拿起壺，斟了酒乾過，覆了一覆。眾人見他說了，都道：「罷了，他又罰了酒，我們說不得是要唱的。」閻、莫二人先唱，屈、龐二人後唱。鄒公子又被眾人勸了一番，只得也唱了。又吃了幾巡酒。

這公子叫了家人上來道：「我今兒在這裡宿了，明早帶了轎來接便了。」家人答應個是，一齊去了。公子道：「莫姑娘陪了我罷。」向著屈爺道：「你要那個哩？」屈爺道：「龐二兄先說。」龐爺又叫他揀，兩個尊了一會子。公子道：「就說了罷，那裡這麼謙哩。」屈爺聽了忙道：「既是龐二兄不說時，我便是閻姑娘了。」龐爺道：「我正要說范姑娘的，可是天遂人願麼。」說的大家笑了，於是散了坐。公子拉了英姐的手，連著自己坐下，摸著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可疼我不疼我哩？」英姐微笑了一笑。蘭姐道：「老爺怎麼這樣說，只是老爺疼他些，可知是他的福哩。」說著送上茶來，各人的婆子，跟在身邊伺候著。

又坐了一時，公子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我們房裡去坐罷。」屈、龐二人忙道：「莫姑娘過來陪了去。」一個婆子拿著個明角罩的燈在前，一個婆子提了個小圓宮燈兒，接著來照公子進房。莫姑娘緊緊的，跟著公子走到自己房中。婆子丟了燈，遞茶遞煙。吃了一巡，公子又坐著和麗兒說了些風情的話，關了房門。外邊聽得公子安置了，屈、龐二人才和六兒、蘭姐進房。英姐自去宿了，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鄒公子的家人，早已備了轎來接，屈、龐二人和公子一同起身。約了十五，仍是三人到此歇宿。蘭姐和六兒、麗兒送了出門。麗兒想著夜來的話，不敢洩露。只看英兒是怎麼個接待。看看過了兩日，正是月滿良辰，鄒公子仍舊和屈、龐二人到了。原來青樓中，女子初接客的時節，也同出閣的女子一般，妝奩等物以及牀帳被褥，俱是制辦的齊全。這日也算個喜日子，大家總要賀他。名為梳籠，又叫做上頭。當下蘭姐兒得過鄒公子的聘禮，免不得和況家的商量著，辦了些妝奩什物，出了個房，鋪設的齊齊整整起來。英姐聽得鄒公子到了，不好意思，羞的不敢出來。蘭姐進到裡面道：「好姐兒，不要這樣怕丑，過了今兒，就是和姐姐們一樣了。英兒此時情竇已是開的，聽了這話，不知有多少好處在後面哩。只得依了蘭姐的話，站起身來。一個婆子走來扶住他，攙了出來。見過公子，就下首坐了。屈、龐二人笑道：「今兒看你更比前兒不同了，那眉梢兒上都是堆著的喜氣哩。」公子和眾粉頭聽了，都笑了起來。英兒心裡也覺得歡喜，只是不好見於顏色的。微微低著些頭，越顯的那嬌嫩模樣，叫人憐愛不了。少頃，周翠兒到來，替英姐賀喜來的。接著又是什麼王彩兒、吳蓮兒，都是賀喜。蘭姐款住，就叫他在此陪親。也有認識公子的，也有和公子有染的，都坐在一處，說說笑笑。時常的來英姐身邊，你也替他掠掠鬢，我也替他理理衫的，照應了一日。

看看到晚，燈火點起，似白晝一般。排了兩席酒，蘭姐道：「老爺們莫見笑，我這是做慶的筵席。回來英姐兒還要敬鄒老爺一杯兒，卻在房裡排了。」說著，鄒公子坐了上席，翠兒和那來的兩個陪了。下席兒屈、龐二人和家裡的兩個坐了。蘭姐自己插在上席，敬公子的酒，那三個接著陪。這公子心裡想著踏花，屈兒奉承些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英姐，到坐席的時節，婆子攙了他進房中，吃了些東西。替他重勻粉面，再整衣妝。將一個珠冠兒，放在鏡台前，專候公子進來好上頭的。又停了一時，一個婆子來說道：「進來了。」說著，英姐站了旁邊。蘭姐陪著公子來了。一進了房，那香兒撲鼻子不散，真是銷魂。兩個婆子將桌子放在房中間，齊齊的排了兩支紅燭的下面。須臾桌子排得滿滿的，都是些精巧的碟子。

屈、龐二人和眾粉頭，接著進來觀玩。公子道：「我們都坐下喝一杯就是了，不必這樣禮數，我也不耐煩的。」蘭姐只得請二人旁坐了。下面是翠兒和英姐，公子坐了上面。翠兒道：「我代英姐敬罷。」說著站起來，斟了公子的酒，英兒略站了一站。屈、龐二人也斟了，陪著吃過。又吃了幾杯，屈、龐二人覺得公子的酒有了。道：「我們看上頭罷。」公子道：「酒不吃了，好得狠。」大家站起身，婆子上來撤了席。蘭姐向公子屈了一屈膝道：「借老爺貴手替女兒上頭罷。」公子攙住他，自己到鏡台邊，拿起珠冠來。婆子扶過英姐，就近著公子，叫他將珠冠上了頭。就接過來，仍舊放在鏡台邊，就卸了妝。眾人出房。一個婆子請姐兒沐浴，英姐略見了個意兒。婆子們隨即收拾了，也出了房來，掩上了門。

公子想起前和麗兒話來，果真怕他半夜跑出去，自己過來把門扣上了，拉著英兒的手，到牀前坐下。英兒羞得臉兒低住了。公子替他解了鈕釦兒，露出粉白胸膛，卻是大紅滿花裝香的夾紗兜肚，掩住身子。英兒略略的將手來隔住他。公子忙解了他裙兒，抱他上了牀。自己脫了外件，也和袴兒。上去道：「你家媽媽和姐姐們那麼大方，你怎麼這樣小氣哩？」英姐微笑了一笑。公子道：「你今兒疼我些，我還有許多的好處給你哩。」英姐聽了，把臉歪了過去。公子替他解了袴子，他把身子捱了半晌，方才褪去了半邊。

公子興發，自己去了袴子，乘勢分起他兩腿，對著便刺……只見英兒叫了一聲「哎喲」，那口兒緊閉，早已疼得暈了過去。公子看了，不見他再動一動，……只覺那氣兒，卻是冰冷的，從鼻子裡出來，方才驚慌起來。忙下身來，將他兩腿放下，自己下得牀來，仍舊去搖了他一搖，哪裡能動一動。又將燈燭上牀去一照，已是一絲兒氣都沒了。當下駭得牙打得顫了起來。急急開出門，喚起婆子來。且叫他莫驚動了蘭姐，且進到房裡來看。這英姐，不知死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